

f a c e s

骆以军

脸之书

种树的
男人

b o o k

2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骆以军
脸之书

种树
的
男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脸之书 / 骆以军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495-5459-1

I. ①脸… II. ①骆…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900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16.5 字数: 220 千字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5.00元 (共两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记忆也在夸张：反复重复着各种符号，以
肯定城市确实存在。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代序 最好的时光

那个下午，我像游魂在台大、公馆附近小巷里找寻一可以坐两三小时抽烟读书写稿的咖啡屋（请容我解释：自禁烟令颁布后，台北能坐下来抽两根烟、发呆消磨静静午后的咖啡屋所剩无几；且即使极稀少有户外桌座者，在烈日酷晒的七八月，根本无法坐在那公寓各楼层冷气排气机座列阵包围、像烤鸭挂炉四面八方喷吐而来之焚风。暑假结束孩子们回到学校，我凭空又多出这些独自时光。但浦岛太郎般回到盛暑之前常混的这一带咖啡屋，不是美丽的老板娘不再、换了经营者，便是自己也不知别扭什么看了满座陌生客就过其门而不入）。晃着晃着，突然意识置身在一条陌生的长巷。非常怪，那是在台电大楼那两栋擎天矗立建筑后方的巷子，平行是汀州街凑聚旧“三总”（编按：台湾“三军总医院”简称）急诊室一间间比邻的医疗器材

店和传统水果礼品摊，较远那端是我少年时罗斯福路最繁华那一段（大世纪戏院、大型电玩游乐场、民歌西餐厅、当时最大家的重考补习班、装有小台灯火车座沙发灯光暗黑的滴漏式专业咖啡屋、展售一把几十万古典吉他的吉它教室），如今说没落也不是但就突然像灰渣脏了脸的老妇没了表情（也还有各家银行林立不是？也还有星巴克或最时髦的面包店，但似乎繁华全钻进温州公园辐射那一侧渠道纵横的小巷里去了）。而六线道大路汹涌车潮声全被那大楼怪物给屏挡住了，这巷子变成一寂静的所在。并且像阴阳界一般不过两百米巷子那一端挤满各式小料理店、摊贩、流行服饰、二手书店、小咖啡屋、快可立式茶饮小铺……到了这儿像幻术尽敕收不见，完全是一人家爬藤植物自墙头冒出的静巷风光。

瞥见一招牌，写着“巫云”。踟蹰再三，终于推门进去。那于我是一时光幻术，推门一刹那，就像大江《愁容童子》那一段，那个许多年前，另一个本来应该更好（或至少更纯净）却在某一次飘然远去的自己，“另一个我”，把这个在时光中持续不幸老去、变臭变平庸的我遗弃在此端的“那个我”，突然调校钟表刻度如镜中影出现。因为遇见了故人——老板是个怪咖，叫“老五”，一头胡椒灰白枯发披垂

至胸前，咧嘴笑时牙掉得差不多了，像印象中中世纪长发络腮、指甲蜷曲如蛇蜕、形容枯槁的苦行僧（或者视觉一点说，他像比较瘦且邋遢些的克里希那穆提）。老五是七〇年代末只身到台湾的缅甸侨生（我生命不同时期遇到的几位这样背景的朋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低调，和自嘲的笑脸），烧得一手好云南菜。其实“巫云”已是网络上美食部落客竞相推荐的名店，老五也算台北文青，黑胶唱片烧友、玩剧场或搞运动的……各路人等口耳相传的传奇，此处不赘言。主要是我二十多岁在阳明山念书时，“巫云”并不是一个店名，它是一座对文大学生来说，更往山里荒僻隐秘处，“再往上骑，再往上骑”的老四合院。

包括老五在内，有几个高我好几届的美术系怪咖，分租了那幢破瓦烂砖四合院，作画室兼宿舍。重点是几个都是天才，个性狂放不羁，混杂了六〇年代嬉皮、梵高高更那种艺术激情狂烧，再加上九〇年代初寻找台湾原乡精神的那种生猛、躁郁、鬼神、漂流……我之前已从不同朋友处听闻山里有这一群画家，“‘巫云’那挂人”像在说武侠小说“桃谷六仙”、“东邪西毒”之类人物。我认识的几个美丽女孩儿就喜欢往那四合院跑，说来那真是创作者的“最好的时光”。二十来岁的创作者，仿佛额头长角，莹莹发光。

有一天，我终于被其中一女孩儿带去“巫云”。印象中我紧张，女孩也紧张（她应该分别对两造吹嘘了对方的怪和才华），巫云那些人也有点赧然（或其实他们本就是沉默温柔之人）。但一个家伙一个家伙的画室看下来，真像瞻赏敦煌石窟，心中五味杂陈，内力乱窜。“真是天才啊，天才啊……”我至今仍记得我在一个叫“大嘴”的家伙的画室（其实就是四合院侧厢一间门窗全打掉以透光的老红砖房内）看到那些油画时，眼睛被光爆充塞的印象……

后来我便和他们坐在院落中间，喝烈酒、吃老五炒的云南辣白菜，吞云吐雾、胡扯八道，不觉头顶漫天星斗。记忆里他们本来的桀骜傲气，似乎变成线条柔和的笑脸，我猜想他们心中或也想：“这小子是好样的。”

几年后，我和年轻的妻赁租在另一个山腰的一幢老屋。房租不贵，但房子太大，我们便隔了一有独立门进出的边间分租出去。来租的是一个大眼睛苹果脸的女生，独自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女孩。这单亲母亲也是个画家，一问之下原来是“巫云”那群神兽其中一个的前妻。初时常见她在屋前茶树丛边画架支起作画，捏凹挤瘪的油画颜料铅管散落一地。后来或因只身要谋求母女俩之生计，或也还是太年轻的漂亮女孩静不下，常一早出门半夜才回来，有时便

把她的小女儿托给年轻的妻帮着带。

那小女孩叫安安，有一双和母亲一样的大眼。非常灵黠聪明，但极怕生。父母都是艺术家这件事，或让她像小动物般对生活中骤然降临的暴乱变动充满一种本能的、不安的预感，就是奇怪会赖着年轻的妻。那时妻还在赶她的学位论文，三岁小女孩可以在母亲不在的一整天，安定地待在那堆满论文资料和参考书的书房里，自言自语在纸上画图编故事……那时我已毕业一年，赖住山上不肯离开那不与现实世界联结的、纯净的创作时光。前途茫茫，我也算初尝了（我猜这也是“巫云”那几个天才这十几年来尝尽的）那些古老成语“怀才不遇”、“坐困愁城”，一种被压碎的、恐慌的酸苦滋味。但每每看见年轻的妻和那似乎超现实存在的美丽小女孩，像两只瓷器，如此专注安静地各据桌几，光影静止地各干各的活，便似乎也得到一种支撑。

请原谅我将回忆的转速播快。大约一年后吧，有一天那母亲宣告她要去西班牙学画（因为一位深谙易卦的算命老人告诉她，一定要出国，她这一辈子就只能赌这一把输赢。不赌，她就会浑噩平庸地过完此生）。我记得年轻时柔美的妻在她们母女的房间和那亢奋的母亲激烈争辩，后来她们似乎都哭了。总之，年轻母亲决定把安安送回她父亲那。

问题是那个男人已离开阳明山（离开“巫云”），回到埔里老家住在一片槟榔园里专心作画，而她不想在这情境下再见到他。于是便拜托我和妻跑这一趟。（“送子快递”？）

那段旅程像把我那个纯真、晃游、无现实意识的年轻时光终结掉的一部公路电影。对那小女孩来说，这段路程就是母亲把她们相依为命的时光彻底关窗的仪式（虽然那时我们都觉得她跟在父亲身边长大较好）。事实上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见过这小女孩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记得年轻的妻（谁会记得三岁时的事呢），她会不会记得那段在阳明山霪雨终日的日子，同屋子的人和她母亲宛若家人，却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心不在焉、对未来忧惧迷惘的空气？那时年轻的妻美如春花，我记得她穿着少女气息的洋装。我们的车下了高速公路后便一路在南投的田间公路迷途打转，但我们三人始终笑嘻嘻的，像只是一趟远足一样。我记得在一个路边便利超商，妻下去打公用电话给小女孩的母亲确定地址（是啊那年代我们尚无手机呢）。只剩我和小女孩在车上，我突然百无聊赖，回头对着后座的她，“你看，”我把夹在眼镜外层的塑胶墨镜薄片向上翻起，变成额头上两个米老鼠的黑圆耳朵，再翻下来，又变回戴墨镜的人。“米老鼠，坏人。米老鼠，坏人。米老鼠，坏人……”我一直

反复这个将夹式墨镜片掀起又放下的动作，小女孩被逗得咯咯笑，一直到妻回到车上……

在“巫云”和老五聊着如今星散的那些故人，聊着聊着聊到这对、在我记忆幻灯片中静止在一个年轻母亲和一个三岁小女孩的母女……

“安安啊，”老五说，“她已是高中生咯。长大咯，一直跟着老爸。上回来过我店里，长得漂亮噢（因为我问她长得如何、变成小美人了吧？）不过外型上看有点……叛逆。说在玩乐团，要找人学电吉他，头发嘛（他朝头顶比了个我不确定是爆炸头还是庞克头的夸张手势），反正很酷的样子……”

目 录

代序 最好的时光

种树的男人

3	火烧车
9	彩虹烟
14	仲夏夜之梦
19	种树的男人
25	不在的场所
31	不该发生的事
37	温州街梦见街
45	女痞
54	年轻

宇宙旋转门的魔术时刻

63	浮生
69	母亲
75	魔术时刻
80	米哥
84	老人们
91	日食
98	晕眩
103	飞机
108	哥哥
114	困住的时光
120	不搭轧

128	孩子
135	母亲的秘密
142	跟章鱼哥无关的
148	侏儒
153	漂浮陀螺
158	浮生（处男）
164	他与我
170	圣诞夜
176	宇宙面店
182	阿咪
187	阿墨

梦十夜

195	吹梦巨人
201	树
206	梦中女孩
212	春梦
217	多年以后
221	新鬼
227	公仔
233	儿子
239	海堤
245	梦中旅馆

种树的男人

